

美國懷俄明印第安高中之訪察

アメリカ・ワイオミング＝インディアン高校の視察訪問
Visiting the Wyoming Indian High School, USA

文・圖 | Palialjim Rusagasag 李哲偉 (屏東縣獅子鄉丹路國小教師)

美國印第安高中的教育辦學情形如何？他們的教育與保留區內的生活有什麼問題？目前處境如何？在一次學術交流的機會下，筆者有幸參訪了位於懷俄明州印第安保留區的懷俄明印第安高中（Wyoming Indian High School），對該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以下將分享筆者參訪懷俄明印第安高中的札記。

技職取向的原住民族學校

懷俄明印第安高中是懷俄明州印第安保留區內的一所原住民族學校，根據副校長Dan F. Hudson的簡介，該校資金主要來自聯邦政府與州政府，在1972年時，印第安事



懷俄明州印第安高中女酋長之校徽牌。

務局（Bureau of Indian Affairs）創建了Arapaho與Shoshone兩個印第安行政轄區，這兩個轄區在1985年合併，那時約有60%的學生輟學。值得慶幸的是，該校今日輟學率已降為15%；顯示當初為印第安學子所建立的高中，原住民學生直至近年才逐漸適應。

在2004年，根據《帶好每一位學童法案（NCLB, No Child Left Behind Act）》，保留區的國中小都需要改善，而目前這些學校皆已達到NCLB的標準。在高中課程裡，該校有很優質的職業課

程計畫，包含焊接、汽車方面以及其他職業技術課程，NCLB讓保留區在課程上有更充裕的資源提供給原住民學子。

《帶好每一位學童法案（NCLB, No Child Left Behind Act）》訂定標準，促使保留區內的國中小進行改善，此法案讓保留區在課程上有更充裕的資源提供給原住民學子。



筆者、國中部校長、James Jacob教授、副校長、鄭勝耀教授的合影。

生涯發展少深造、重地緣

由於家庭關係 (family ties) 非常牢固，大部分的學生一直到畢業都居留於離家近的地方；而高中畢業生普遍少有繼續升學的動力，這些強健的家庭關係讓他們打消了離鄉就學、就業的念頭。而那些繼續升學的學生，大部分就讀懷俄明州Riverton區的懷俄明學院；其他則是上Laramie區的懷俄明大學。極少數學生會就讀東部較好的大學，如喬治華盛頓大學 (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)。在該保留區裡，因為失業率高達40%，形成一種絕望 (hopelessness) 的氣氛，容易發生藉酗酒來逃避問題的現象。保留區穩定的雇主包括AMACO、學校轄區，賭場也提供了些許工作，而技職導向的工作對該校畢業生最具經濟吸引力 (例如：鉛管工、礦業等)。

在輟學率方面，9~12年級的輟學率約為20

%~25%。副校長Dan坦言，雖然想要追蹤輟學生，但當地的保留區法律系統並未強迫學生入學，追蹤輟學生對學校而言不啻為一項挑戰。另外，學生轉學頻繁，造成學生的學習進度常落後於外校學生，有些甚至落後將近1年多。

英語能力待加強 學生入學再等等

該校學區內共有275位小學生、155位國中學生、145位高中學生，可以看出就學人數遞減的趨勢。讀過幼稚園的學生，因受限於英語的口說與閱讀能力，通常要延後一年半至2年才就讀小學。雖然英語已成為印第安保留區多數家庭的主要用語，但學生們的英語仍不是非常流利，必須再花上一些時間在校學習英語。

學區內教師約有82位，其中原住民教師占25%。85%~90%的學生使用Arapaho族語，其餘學生則使用Shoshone族語。Arapaho和Shoshone

兩種族語皆為該校所教授的語言，校方針對Arapaho族和Shoshone族提供了文化、語言兩方面的課程。Dan本身也對族語相當重視：「語言是建構和瞭解世界不可獲缺的媒介。」

耆老凋零又欠師資 族語教育面臨挑戰

談起「族語教育」，究竟該在校內還是在家中教導族語，讓校方感到有些困擾。而校方保存（preserve）印第安族語所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，即是缺少母語人士（native speakers）。Dan語重心長地說：「我有意識到僅存15位或已辭世的Arapaho母語人士問題。這15位耆老年齡逐漸老邁，將來的時日已維持不久，我確信最後Arapaho與Shoshone族語，將會變成僅在學術上探究的語種。」

族語教育的另一個挑戰則是缺乏訓練有素的族語教師，該校僅有5位族語教師。NCLB法案也限制了當地語言的使用，因為許多課程皆以英語教學，學生自然沒有學習族語的動力。Dan擔心在不久的將來，很難看到族語受到關注及保存；雖然當地的耆老大力鼓勵使用族語，但會說當地語言的下一代已經少之又少了。

歷經美國化的傳統祭儀

在傳統文化方面，校方每年安排1~2次的powwows（美國印第安慶典的通稱），主要以Arapaho或Shoshone其中一族為主。原住民宗教



印第安學生喜歡的打招呼方式

儀式仍然存在，稱為「太陽之舞（Sun Dance）」，但只開放給部落族人參與。不過Dan也指出：「印第安事務局過去將近有50~60年左右，曾經扮演過美國化（Americanize）所有美國印第安人的角色。由於美國化施行得相當完整，已對當地的文化與族語造成了損害。」由此可知，傳統文化慶典的儀式形式已與過去不同，這一點倒是與台灣原住民族的現況類似。

教師與行政人員的雇用

有鑒於印第安保留區經常留不住合格與高品質的教師及行政人員，校方就利用「徵募」與「保留」的獎勵方案來因應新聘與留用問題，包括了高於平均薪資、良好的福利配套措施。校方給予新任教師的年薪約為46,000~68,000美金，救濟金總額每年每戶約為14,000美

藉由參訪印第安保留區，筆者體會出遠方的「親戚」過得並未如大家所企盼的好，台灣原住民族的處境反而有比他們優勢的地方。但要切記的是，任何一塊失落的文化及語言，都將是每一位世界公民的損失。

金。這樣的薪資與福利僅次於Jackson，他們那裡每戶人家的平均所得約為100萬美金。可見地處偏遠的學校為了吸引教師與行政人員，必須提供足以對抗其他地區的薪資與福利配套。

衝擊與反思

這次的訪談帶來許多衝擊，筆者不禁思考為何單一的「職業導向的課程趨勢」會令校方引以為傲。學生不願深造可能與高失業率有關，寧願習得一技之長及早就業謀生；但誠如校方不斷強調「強健的家族關係」，學生求職範圍多限於家鄉，這樣的情形對學生生涯規劃、保留區的經濟與教育，甚至是整體印第安族人發展究竟是利是弊？而「非強迫入學的法律系統」著實讓筆者錯愕，因為接受國民義務教育已受我國憲法強制規定，不強調受教權的保留區法律又是為何？

「瀕臨死亡的語言及其語言認同問題」亦值得正視，少數民族語言即將滅亡已在學術界廣為討論，而現實生活中的族語困境也已成既定事實。雖然訪問該校時，並未探討該校學生的族語程度，但學生對雙語缺乏認同亦無法發展。學生的英語能力低弱，精通母語的耆老逐漸凋零，保留區的語言問題日趨惡化。而「傳統文化受過美國化的影響」，導致powwow慶典已異於原始的正統面貌，這點著實與我們台灣原住民族的遭遇雷同。所幸當今保留區文化復振的情形，仍可隱約看出他們維護傳統的努力。

文化復振 以遠方的親戚為借鏡

這一趟學術之旅真的讓筆者既感動又受益



筆者（左一）與副校長Dan F. Hudson（右一）分享心得。

良多，雖然比較起來會覺得台灣原住民族在文化與族語方面，復振的契機與可能性是大於懷俄明州印第安保留區；但他們已逐漸將文化內涵融入正式課程，校方也不避談種族、文化、認同等敏感問題，Dan就說「我們開宗明義就談論差異（例如：種族與認同），因為那是我們生活中的一部分。」至於公民教育，許多美德、道德會在家中或家族中傳授，而部落的耆老有時候也會來到學校並教導道德與價值觀。

藉由參訪美國懷俄明州印第安高中的經驗，筆者體會出遠方的「親戚」過得並未如大家所企盼的好；反觀台灣原住民族的處境，我們確實有比他們優勢的地方。筆者經常提醒自己，針對上述的情形，雖然從比較分析中可以發現各地原住民族復振發展情形的優劣之處，但千萬不要忘記的是，任何一塊失落的文化及語言，都將會是處在這世界上每一位公民的損失。◆